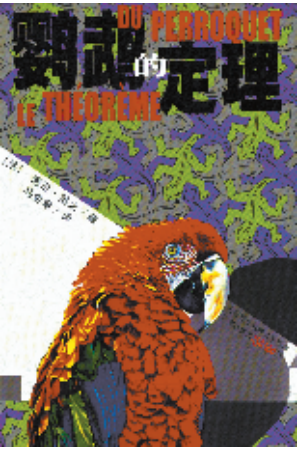


我性格之中有一种偏执，做事非要觉出情趣来才肯去做，也才做得深入持久。现虽年逾不惑，这一点上却还是感之甚深，丝毫不见从中超拔出来的迹象。回首往事，至今坚持下来的，举如文学、围棋、京戏、电脑，无一不是为情所驱，因趣而往。据说这属于小儿的幼稚性情，为伟大人物所不取——但伟大人物究竟凤毛麟角，我们倒不必因为望不到其项背而惴惴自丧。

小时候不喜欢理科功课，主要是感觉不到情趣。老师仿佛也暗中赞同我这感受，至少并未试图引导我们去发现这几门课的情趣，只是让我们记定理、做演算，在我们的解答旁边打勾或叉，注明减5分、0.5分之类……十几年来中小学都是这么过来的，等到考完大学，我终于松了口气，将数学课本完全像敲门砖一样扔到一边，去念我的中文系了——以后的岁月，当初苦学了十几年的数学，除了四则运算以外，竟然在我脑子里几乎荡然无存。

话说某年某日，我被要求阅读一本新书并发表一点看法。问何书，被告知是一本以小说方式敷衍的数学史，赶紧据实告白：“本人数学实在……”推谢者三，对方却坚说：“先看看，先看看吧。”既如此，只好“先看看”了。不数日，书到，诚惶诚恐接过来，心想：反正看不了几页的……封面花花绿绿，当中画着一只羽毛艳丽的南美大鹦鹉，瞪着眼睛，气鼓鼓地望着我，它的头顶上印着五个黑亮的大字——《鸚鵡的定理》。定理？我感到太阳穴有点隐隐作痛，好像又回到20多年前的数学课堂上。

我承认，较之于一般题材的长篇小说，阅读《鸚鵡的定理》对我来说还是稍感吃力一些——毕竟这么多年我的数学知识差不多已一骨脑儿还给



《鸚鵡的定理》
[法] 德尼·盖之著，马金章译
作家出版社 2002年 第1版

了老师。但整个情况，比预料的不知好多少倍——书中的数学内容不仅没有让我昏昏欲睡，事实上，我简直有点被它们迷住了。书卷甫掩，我心中忽然涌起一股伤感来，可叹自己一直活到四十多岁，才头一次觉察数学原来是好玩和妙趣横生的事物！

我非常不满意的，是译者或编者竟然没有提供作者的具体情况的介绍。我们只知道，他(她)是一个法国人，名叫德尼·盖之。这样的名字，似乎属于一个男性，但我总觉得作者像是一位女性，文笔那么平和文雅，口吻那么亲切温存，心地那么细腻体贴，天然有一种视此书读者为自己无知的需要引导的孩子一般的胸怀，而自读者这方来看，阅读此书也颇仿佛小的时候，被祖母温慈的臂膀环绕着，在她怀中听着星星的故事。

▼ 书 评

象牙塔该大修了

□白 波

《北大批判》是针对中国教育积弊的力作，也是作者薛涌多年来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该书详细分析西方大学教育的种种先进的理念与实践，从而对比分析出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缺失，力图为改正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端献计献策，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薛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判选择从北大开刀，是有深刻用意的。北大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被公认为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亚洲和世界最重要的大学之一。在中国现代史上，北大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等运动的中心发源地，也是多种政治思潮和社会理想在中国的 earliest 传播地，有“中国政治晴雨表”之称，享有极高的声誉和重要的地位，所以北大被当成中国的大学之首，对它的批判也就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判。

首先是批判国人对大学理解上的错误。有人曾经对薛涌“言必称外国”很反感，但在对待大学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以外国为标准，因为大学是在1200年前后的欧洲诞生的。这是当时欧洲的神学和法学传统汇流的结果，所以讨论大学问题必须放在西方社会自治的传统中才能理解。什么是大学的核心？在薛涌看来，“最重要的就是disputation（论辩）”。这种“论辩”，并不一定是公开的口头辩论，而更多的是在心灵中默然进行的是非辨析，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精神努力。从大学诞生以来的八百多年中，“论辩”作为大学核心的精神从来没有丧失过”。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大学，“教授没精打采地讲着满堂灌的大课，下课后就无影无踪。学校高楼林立，却缺乏辩论切磋的风气，大部分课程都有给定的答案。就业的压力使学生和家长们最热衷什么是‘热门’，盘算着什么‘有用’，大学的传统，在我们这里似乎早已失传了”。如此“现实”的、功利的甚至有些市侩的为学之道，怎么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

其次是批判大学教育在方向上的偏差。大学尤其是如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应该培养时代的精英，精英首先意味着对世界一些核心的抽象问题的关注和承担，如人生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念是什么？人类的境况是什么力量塑造的？人类应该向何处去？等等”。在美国的一流大学中，“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经济学（不是经管）、心理学等，是最主流的专业。只有在宾西法尼亚和康奈尔，商业和市场营销才比较有人气。应该说，美国大学的主流还是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分析生活的文本。”与此相对，北大最热的专业则在光华管理学院这种地方。”由此，薛涌先生不仅感叹道：“这个学院号称是‘拥有中国最具发展潜质的本科生’”。难道这些把大好青春花在什么市场营销上的真是‘最有潜质的本科生’吗？如果精英都成了推销员，未来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

最后是批判大学教育关键细节的缺失。在薛涌看来，读和写是一个人成功的关键，这是他在多年西方教育经验中得到的切身体会，“这方面不行的人很难在学术上有良好的发展”，也就是不会有太高的水平。这一点，我们在读薛涌的文章，以及对比反对薛涌的文章时深有体会，他的文章往往是洋洋万言而且旁征博引，知识体系全面丰富、逻辑性强、行文缜密，对于往往住只能是就其一点攻击，很难全面开展，估计这就是能力问题。虽然都有同样的“职称”，但不同教育环境下，读和写这些基本功练得扎实与否，就成了如今公开辩论高下的关键。或许这个例子有些偏颇，那么《北大批判》一书中所举的一位留美中国学生与美国导师发生冲突，差点被开除，原因就是写作能力太差，上来的东西要导师（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一行一行地改这个例子，以及作者北大四年，除了毕业论文和少得可怜的评论之外，几乎没有写作机会的事实，都可以说明，如今我们的大学对一些影响个人成败的基本功的忽视程度，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全像是一个车床制造的标准化配件。

《北大批判》像打开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外国象牙塔是什么样子；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象牙塔里的诸多弊病，同时也像一把钥匙，打开真正的象牙塔之门，让我们了解到大学的渊源和大学存在的核心。“为什么我们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为什么薛涌的笔下总是饱含批判，是因为他希望我们有一流的大学，培养一流的人才，进而成为一流的大国，也是希望“钱学森之问”不再存在。

《北大批判》，薛涌 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

本版责编：刘 颀

· 书香中国 ·

▼ 三味斋

定理的情趣

□李洁非

一直以为是枯燥和缺乏“人情味”的数学，到法国人那儿，怎么就讲得这样温暖如春？这似乎不单单是一种“方法”上的优劣，在德尼·盖之的笔尖，我除了读到数学，更读出了深厚的人文情怀。与我们惯常理解的“自然科学”概念不一样的是，这位法国数学学者有一双充满爱意的眼睛，他(她)不仅把这样的目光投向了自己的读者，也是用这样的目光打量数学的。在这目光中，数学跟好奇心、游戏、迷宫、侦探小说情节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好玩，让人着迷、惊讶和欢乐，是我们最朴实最天真的童心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在对自然科学的认识以及相关知识传输和教育上，法国人和我们的观念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至今，我们恐怕都没有意识到差距在于观念。我们仍然以为我们的不足和问题出在方式上，以为方式的转换——例如以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便可以解救我们中小学教育的危机。那么，读读《鸚鵡的定理》吧，读了以后就会知道，只要观念上没有彻底更易，在我们这里就不会有人想出德尼·盖之那绝妙的形

教室里的秘密

□李 清

标准化测试前5%。不过，多才多艺的雷夫，除了教学生阅读写作，还教他们数学、自然、艺术、体育、经济学……一位有激情又有才能的老师，不能受到学生的喜爱，恐怕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不过我觉得最值一提的，并不是雷夫老师的教学方法，而是他在教室里的“疯狂之举”。没错，是疯狂，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人甚至觉得他是精神病。他把“如何解决问题”的一张纸，当成“圣经”影印本发给学生，让他们贴在课桌上虔诚地朗诵。他组建“周末电影俱乐部”，让学生一年观赏100多部电影。他带学生从洛杉矶去华盛顿旅游。他还和学生在教室玩摇滚乐，他的教室里没有讲台……

其实，读《第56号教室的奇迹》，让我感受最深的倒不是雷夫老师的“牛”，而是我们原本以为有天壤之别的中美教育，竟然有那么多相近的地方，而雷夫老师的一些理论，也与中国的某些传统思想不谋而合。读了这本书才知道，美国的小学生一样要应试，美国一样有扼杀教师创意和热忱的人，美国的老师也会伤害学生自尊。雷夫老师对坚持自己的事业，也“曾在多少个白天和夜晚挣扎不已”。

▼ 人物志

不让体制迫使我教孩子谎言

□李 茂

雷夫·艾斯奎斯(Rafe Esquith)：美国洛杉矶市霍巴特小学的五年级教师，1981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从教20余年，获奖无数，包括1992年迪士尼全国年度教师称号、1997年《父母》杂志年度教师奖、奥普拉·温弗瑞的“生命诚可贵奖”、“总统国家艺术奖”，并获英国女王颁发的不列颠帝国勋章(OBE)。他把奖金捐给了学校和学生，成立了“霍巴特莎士比亚”慈善基金。

李 茂：你对教学持有强烈的信念吗？面对着教育的严酷现实，你是否怀疑过自己？

雷夫·艾斯奎斯：我每天都在怀疑自己。失败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有很多夜晚我都无法入睡，为自己无法抵达某个孩子的内心而气愤。教育是严酷的。我力图教会我的孩子在一个时常不光彩的社会做一个体面的人，我力图说服我的孩子在一个时常险恶的社会做一个善良的人。

我关于教学的两大信念是：第一，要想我们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必须做什么样的人。我们必须以身作则，而非说教。我希望我的学生对人友好，学习勤奋，这意味着我必须是他们所见过的最友好、最勤奋的人。第二，我们必须要有耐心，人们巴不得孩子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就无所不知！学习是马拉松而不是百米冲刺，我不赶时间。我不在乎周末的考试。我更操心什么是我能给予一个孩子，十年后他能在生活中用得着的。

李 茂：作为一位小学教师，你认为所有小学教师都应该具备你这样的能力吗？一位新教师怎样才能成为像你这样的教师？

雷夫·艾斯奎斯：我不是全才。而且我“从来”不希望有教师像我这样。一个教师需要做他自己。我确实认为年轻教师应该尽可能多地观摩优秀教师。在美国，教师往往孤军奋战，各自为政。我非常希望新教师能够找到对他们关爱有加、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的导师。但任何一位教师都不应该企图像我一样。我非常普通，他们需要真心对自己。

李 茂：你认为所有中小学教师都应该像你这样付出吗——把时间尽可能多地给予了孩子？是否教师也应该有一个责任的边界？

雷夫·艾斯奎斯：教师“不”应该像我这样付出。我的第二本书之所以命名为“方法与疯狂”，恰恰是因为有优秀的教师根本不必像我这样疯狂。也有老师因为家里孩子太小，不能像我这样付出这么多的时间，但却做得极为

象化数学教育——例如，书中这样描写三兄妹：老大饶纳“他身材不厚，但较宽，胸部就像16:9的屏幕。欧几里得会说他是‘面积’”。因为他‘只有长度和宽度’”。他的双胞胎妹妹蕾雅“短发，下牛仔，上茄克……她身材纤细，线条优雅。欧几里得会说她是‘只有长度，没有宽度’”。老三麦科思“身材圆圆的，前额宽宽的……肌肉之发达与年龄相比令人吃惊。……欧几里得呢？他会怎样说麦科思？嗯……他会说麦科思是个个体。他不是‘既有长度，又有宽度，又有厚度’吗？所以，是体。而且还是空间立体的‘体’”。我初见这种笔墨时，大为骇然：原来数学也可以这样讲述的！那么准确、生动，而且直抵本质。有人可能以为，只是涉及比较初级的数学知识时才可以这样，但实际上《鸚鵡的定理》全书都以这种笔法写成，甚至后来讲到哥德巴赫猜想时依然如此。之能如此，作者思路的阔达、超脱、机智是一个原因，但根本而言，是其观念所定；这种观念，不把数理学科看成与人割裂的抽象物，相反，指认它们完完全全来源于生活，内在乎生活，就是我们日常世界的一分子一方面。

我甚至感慨，这并不很厚的一本书带给我的对数学的认识，比从前吭吭哧哧学了十几年、做了千百道习题加起来还要多。它能引入中国，对现在的孩子们的确是一个福音，但我却在担心究竟有多少孩子有时间有机会去享受它。翻到版权页，发现中文版印了2万册，已算不错（如果都被卖掉）。封面上有一行小学，介绍本书的法文版印了25万册，而法国现有人口5800万，只与我们一个省相仿。这几个数字之间，有一种令人焦虑与汗颜的东西，它所揭示的教育危机，显然远远超出了数学这么一个特定的范围。

▼ 新书品荐



“天安门影像志”系列

闫树军 编著
解放军出版社 2009年9月出版

《天安门影像志》按编年体例，讲述着明清、民国、新中国和新世纪各个时代发生在天安门前的故事，重点突出从1949年—2009年天安门的变化。

《天安门旧影 1417-1949》选取了从1860年第一张天安门银盐蛋白照片开始，到1949年建国前，三四百张鲜为人知的照片。

《天安门新影 1949-2009》则是以1949年开国大典为起点，到2009年每年一组天安门的精彩照片。

《天安门编年史》是一部天安门历史断代切片。

值得推崇的是闫树军的平民视点。他不代表谁，他仅代表他自己，或者说他代表着那些和有着相同情感经历的普通人。他们热爱天安门，热爱天安门的伟大与神秘，他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的一切，任何丝毫的变化都会让他们内心亢奋和狂喜。这样的民间立场和普通人的情怀是该书的支撑点。



1969年12月15日，重建天安门工程正式开工。1970年4月7日重建工程竣工，整个工期112天。重建的天安门城楼以金碧辉煌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所有参加施工的人，每人都得到了一份纪念品——“重建纪念”，里面嵌着一幅重建天安门城楼的彩色照片，下面是毛主席的烫金手书：

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

毛泽东 二月四日
(图文选自《天安门新影 1949-2009》)



弹痕累累的天安门。这个画面是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即1900年8月15日后拍摄的。根据公使团和联军司令官联席会议的决定，八国联军于1900年8月28日上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阅兵。天安门经历了炮火的攻击入侵者的蹂躏，见证了侵略者的野蛮。(图文选自《天安门旧影 1417-1949》)



《彼德伯格俱乐部》

【加】丹尼尔·伊斯图林 著

姜煜、郭津京 译

新星出版社 2009年9月出版

该书的作者将这个俱乐部归结于一个秘密操纵世界的影子政府，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两方面：1、肯定有一个秘密影响、干预甚至操纵世界的跨国组织；2、这个“彼德伯格俱乐部”事实上还不是这个秘密组织的正体，而只是在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

现在很多人鼓吹“货币战争”。这个在幕后操纵世界的组织，可能不但超越了政治，甚至超越了金融。也许事实的本来面目就如同美国学者亨廷顿所提出的那样，本质上是“文明的冲突”。